疫下百態

一頭憂老小 一頭愁飯碗

疫情高峰下內地中青年焦慮瀕爆

疫情三年，「上有老下有小」的生活重擔，在中年人一肩扛起的家庭裏，非正常地放大了。內地逐步調整防控措施初期，感染高峰到來，擁擠的醫院、搶空的藥店、病倒的老小，中年人們再一次深刻感受到「人到中年」四個字背後蘊含的不易。

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、劉蕊、敖敏輝 陝西、河南、廣東連線報道

◆張曉聞現在回家前都要去湖邊散下心，深怕把焦慮帶回家。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

「我該怎麼告訴家人現花的錢都是借的」

張曉聞 38歲 河南鄭州創業者

平安夜，鄭州下起了雪，張曉聞吃了碗燴麵，每一口都用力地嚼着，「2022就這麼稀里糊塗要結束了，2023就這樣步步緊迫馬上要來了！我們能做的，只有用力吃飯，用力活着。」吃完後，他用餐巾紙擦掉眼裏打轉的眼淚，「好久不出來堂食，放辣椒太多了，不過很過癮。」回家前，他給妻兒打了一通視頻電話，「下雪了，給他們看看外面的雪景。他們高燒剛退掉，也不敢讓他們出門。」掛完電話，他又去路邊買了三個「平安果」，「儀式感是不能缺少的」，但也僅此而已，「我現在連請家人吃頓大餐都吃不起。」

張曉聞老家在河南原陽農村，「小時候窮過餓過，但沒有體會過作為家長的難處。」如今，他每周跟父母視頻通話，叮囑兩老要捨得吃喝、開電暖器。今年一年，他都沒有回家看過父母，「說是因為疫情，其實更多的是怕回去面對父母，下半年都沒怎麼給家裏打錢了。我該怎麼告訴他們，我現在幾乎就是破產了，現在花的每一分錢都是借來的。」

張曉聞大學畢業後幹過幾年媒體，後來辭職和幾個朋友一起創業，做起自媒體，主要幫餐飲企業和房產企業做視頻宣傳，「在鄭州安了家。2019年還按揭買了一套130平方米（約1,400平方呎）的房子。」

但一切並未朝着更美好的方向發展。「這三年是地產企業最差的三年，我們失去了地產客戶；這三年餐飲企業動不動關門，我們失去了餐飲客戶。」

門店開不了 房貸已逾期

去年，張曉聞轉行，與人合夥在鄭州一家老廠房開茶館賣茶葉。封控期間靠直播賣貨，算是一直有收入。在剛過去的8月，他用所有積蓄盤下茶館附近的一家飯店，但因為封控遲遲未能開業，「每天晚上幾乎都睡不着，不停看官方號，希望解封。」

11月底的一天，張曉聞躲到衞生間裏，給通訊錄裏每個人發信息，「慚愧開口，生死邊緣。借錢，為了一家人活下去。沒誇張，太久只出不進，實體開不了，線上賣茶貨發不來，房貸已逾期，家中沒餘糧。」發完信息，他用毛巾捂着臉狠狠哭了起來，「從沒想到會如此落魄。每次也都勸自己就快好了。但是真的太難了。」擦乾淚回到客廳，他便笑着陪4歲的兒子玩。

如今解封了，張曉聞一家都陽過了，但飯店還是沒能開張，「一時還招不到服務員」。「失去的還能尋回來嗎？」一向很有信心的張曉聞現在成了驚弓之鳥，「總怕再有什麼變故。怕父母生病扛不過去，還怕明年孩子學費都交不起。」

「父母拒絕花錢看病讓我更加心疼愧疚」

謝超群 41歲 上海產業工人

謝超群的老家在江西農村，在朋友的牽線下，2008年，他前往上海，從學徒開始，慢慢成為了一家工業檢測設備工廠的裝配工人。妻子則在蘇州一家電子廠上班。

勤懇、踏實，工作上毫無怨言，讓他們在廠裏立足。他們和父母告別了居住了多年的老房子，蓋起了3層小洋樓。2年後，為了方便出行，謝超群買了一輛小汽車。女兒也乖巧，考上市裏的重點高中，兒子也在去年考上了一所農村重點高中，在學歷上已經超越父母。為了給孩子更好的居住和學習環境，他們還在縣城買了新樓。

一切本來順風順水。然而，2020年疫情爆發後沒多久，謝母身體不適，檢查後發現患上血管瘤。疫情下就醫手續繁複，交通也不便，沒能去南昌、上海等醫療條件更好的城市治病，選擇了在縣醫院做手術。之後，原本就身體不太好的母親，身體機能越來越差。

今年停工數月 收入減開支增

謝超群所在的公司，也因為疫情訂單縮水，加班收入隨之減少，「常常聽到有人抱怨加班，但是現在加班少了讓我們更焦慮」。今年上半年，上海出現大規模疫情，工廠更是停工數月，其間只發基本工資，讓他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期。

年關了，謝超群算了一筆賬，整個2022年，他的年收入比疫情前少了四五萬元。花銷不但沒有減少，反而增加很多。子女的生活費和雜費，每個月至少要2,000元；按揭買的房子，月供超過4,000元。加上在上海的房租、日常養車費用，全家每個月至少要花出去近9,000元，每個月收入基本沒有剩餘。

◆下班回家，謝超群和在老家的兒子視頻連線。 受訪者供圖

「父母隨時需要看病，我們也很難拿出再多的錢了。如果繼續這樣下去，我不知道能支撐多久。」謝超群說，父母看在眼裏，拒絕去醫院做檢查治療以免花錢，讓他更心疼愧疚。「現在只有更努力地工作，保住這份收入。希望市道好轉，讓我們『80後』打工人，能應付不斷增加的負擔。」

「老家診所人滿為患整天我都坐立不安」

胡偉 42歲 陝西個體老闆

春運火車票開售首日一大早，看着電視新聞裏車站工作人員忙碌的身影，已有一年多沒回家的胡偉，下意識地進了「12306」網站——雖然可以預定的車次很多，但胡偉卻愣了半天沒有買票。「不知道是疫情帶來的問題，還是我自己有問題，面對回家，竟然有一絲惆悵。」胡偉說，三年疫情好像就要過去了，但中年人的焦慮，卻在重壓之下似乎愈發嚴重。老家在陝西銅川農村，渭北高原的豐沃，讓胡偉從小生活無憂。高中畢業離家，胡偉輾轉於西安和南方的幾個城市，工廠仔、業務員……能做的崗位幾乎統統做過一遍。2011年後，他一直做小生意，南下北上依然是生活常態。

缺錢還可解決 最怕老小染病

「疫情第一年，除了出行受限，我並沒有感到什麼，直到2021年中旬，便突然有了壓力。」特別是進入2022年之後，胡偉的生意遇到了巨大的困難。「坐吃山空，再加上老家還有老父老母，以及正在上學的女兒，確實有點勉強支撐。」這一年，他特別喜歡聽一首歌：人到中年，歲月滄桑了容顏，上對父母，下為兒女……「聽了特別有共鳴。」

如果說生活的壓力通過努力還能化解的話，那麼面對近期疫情開始向農村蔓延的趨勢，胡偉卻無法淡定了。「那天看到老家電視台說，農村診所人滿為患，一整天我都坐立不安。」讓他更為揪心的是，電視上、報紙上、手機上，越來越多專家提示，特別要關注老人和小孩的健康，避免出現重症。「我父母都七十多了，孩子才十幾歲，都屬於敏感和脆弱人群。」胡偉說，自己感染他一點也不擔心，但對於家人的感染，他除了恐懼還是恐懼。

2022年完結的倒數第五天，胡偉用了半天時間，挨個詢問家人的身體狀況。然後又打去了村委會和診療室，詳細了解村裏的感染情況和醫療儲備。放下電話後，還是很不安心的胡偉，一連跑了十多間藥店和超市，搶購了藥品、消毒用品和防疫工具，足足裝了兩大箱子寄往家去。「農村人不懂，防疫用品也緊缺，你不寄到手裏，他們幾乎就相當於無防護暴露在外。」

胡偉坦言，可以忍受自己的病痛，卻不能看到父母和女兒可能有的病痛。「這種回家的惆悵，可能更多的是逃避吧。」儘管如此，作為父親、作為獨子的重擔在肩，「無論如何還是要回去的，和全家人一起扛過這個難關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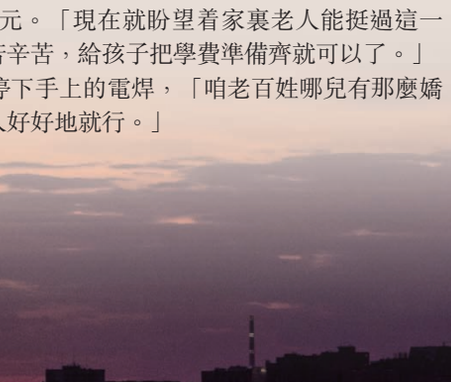
◆胡偉說，《人到中年》這首歌，今年聽來非常有共鳴。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

「原怕隔離沒法幹活現怕陽過沒力幹活」

汪占斌 50歲 河南農民工

「原先怕被隔離沒法幹活，現在怕沒力氣幹活。你說咱農民工，除了靠這身力氣，還能靠啥？」汪占斌說着咳嗽了起來，「我得病已經好了快一個星期了，但總覺得沒以前有力氣了。」

從十幾歲起，汪占斌就開始到處打工，先是養活自己，後來養活老婆孩子，「在餐廳洗過盤子、工廠裏也擰過螺絲，後來學了電焊，算是穩定點了，也算是有門技術了，哪缺電焊工就去哪兒。」提起孩子，汪占斌很驕傲，「大兒子在鄭州上大學，現在準備考研；二兒子在老家上初中了，學習也不賴。咱一輩子幹體力活，不能讓孩子再吃這個苦了。」



◆9月份，汪占斌已經回到老家在船廠工作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 攝

疫情三年，汪占斌至今也說不清楚「新型冠狀病毒」到底是個啥病，「剛開始說會傳染，得了要命。那年我和老伴在江蘇徐州打工就沒敢回家過年。」2020年到2021年，他都是各個工地轉悠，「咱出門就是為了賺錢的，聽說生了那病得被拉走。所以老闆讓我們戴口罩我們就戴着。」

未康復已開工 盼老人挺得過

回不去家，只能打視頻電話，「現在家裏還有四個老人，我這邊老人身體都還可以。俺老伴那邊老人身體不太好，每年都得往縣醫院跑兩趟，幸虧她那邊有個弟弟在家照顧着。」至於孩子，兩人則顧得少，「孩子都住校，平時打電話也不是很方便。幸虧都懂事。」

2022年，汪占斌聽說老家河南周口開了一所造船廠，缺電焊工，他便立刻回去了，「在船廠一個月能拿5,000多塊錢，家裏有個急事能及時趕回去。」

最近疫情政策調控之後，汪占斌所在的船廠也很快出現群體感染。「剛開始想着扛扛就過去了，誰知道現在渾身還沒勁兒呢，」但汪占斌也沒敢多請一天假，「現在都在趕訂單呢，幹得好老闆還另外給加錢。」汪占斌說，一家老小光這一波感染，醫藥費前後已經花了兩千多元。「現在就盼望着家裏老人能挺過這一關，大兒子考研能順利。我們就是辛苦辛苦，給孩子把學費準備齊就可以了。」

即使還沒完全恢復，汪占斌也沒有停下手上的電焊，「咱老百姓哪兒有那麼嬌氣啊！咱啥日子都能過，只要孩子老人好好地就行。」